

乱步惊险侦探小说集

朱书民 主编

盲兽

〔日〕江户川乱步 著

珠海出版社



盲 兽

崔
岚
译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乱步惊险侦探小说集.2/(日)江戸川乱步著;朱书民,
龚志明译.—珠海:珠海出版社,2000.7

ISBN 7—80607—680—8

I. 乱… II. ①江……②朱…③龚… III. 中篇小说
—作品集—日本—现代 IV. I313.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0)第 34040 号

乱步惊险侦探小说集(二)

江戸川乱步 著

主 编:朱书民

终 审:成 平

责任编辑:力 群 沈永辉

责任校对:帅 云

装帧设计:冯建华

出版发行:珠海出版社

经 销:全国各地新华书店

电 话:0756—2515348 邮政编码:519001

地 址:中国珠海市香洲区银桦新村 47 幢 A 座二层

印 刷:广东省惠阳印刷厂

开 本:850×1168mm 1/32

印 张:28.75 字数:595 千字

版 次:2000 年 8 月第 1 版

2000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1—8000 册

ISBN7—80607—680—8/I·27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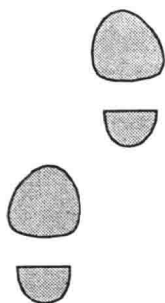
定 价:48.00 元(全四册)

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由承印厂负责调换

目 录

盲 兽 / 1

巴诺拉玛奇谈 / 127



167079/07

目录

轻歌剧团的女王	(1)
蠕动的触角	(6)
执著的花束	(11)
镜子的后面	(18)
恶魔的曲线	(23)
地下的盲兽	(28)
天昏地暗	(34)
地下的恋情	(38)
情痴的极限	(41)
雪人女郎	(44)
长腿的汽球	(47)
冰冷的胳膊	(51)
蜘蛛女郎	(55)
盲人澡堂	(60)
珍珠夫人	(64)

肉字	(68)
紫檀的大腿	(72)
巨人的大口	(76)
女贼	(78)
奇怪的按摩师傅	(82)
玩沙子	(85)
寡妇俱乐部	(89)
橡皮偶人	(95)
女怪物对付盲兽	(99)
残杀裸女	(102)
触手在蠕动	(105)
盲人天国	(108)
盲人雕刻家	(114)
恶魔的遗产	(120)

轻歌剧团的女王

十年前，在浅草歌剧全盛时代，作为少女歌手突然成名的水木兰子今天重新返回舞台，返回在歌剧鼎盛的浅草堪称第一的帝都剧院，被喻为歌剧界的女王。

水木兰子今天比平时起得早，上午十点左右，驱车来到了上野公园美术馆。一同前往的是家收弟子泽君子。君子的美貌在剧院首屈一指，十六岁的时候，被人嫉妒是水木老师的同性爱人。她一直跟着兰子，而师傅兰子已过了三十岁，从某种意义上说正是风韵成熟的花季。

美术馆中正在召开秋季展览会。歌剧的舞女与美术鉴赏听起来似乎不太协调，但是兰子忍着睡意，对她来说，起大早十点钟到这儿来，是有一定原因的。实际上，兰子的目的并不是美术鉴赏，而是为了观赏以自己娇美的躯体为模特制作的雕刻《歌剧的舞女》。即为了仔细欣赏被雕刻在大理石中自己的肉体美，才特意冒雨赶来的。

雕刻家里见云山托人传话请她当这次展览会的模特时，兰子认为会成为商业宣传，所以便愉快地答应了站在模特台上。正好赶上现在也没有演出合同，便在这半个多月中来往

盲兽

于云山美术室。

当然，大理石像完成时，得到了作者的邀请，鉴赏了令人着迷的自己躯体的石像。但是仅仅如此并不尽兴。若是不能心满意足地观赏陈列在展览会场的自己肉体的魅力是难以忍受的。

“师傅，这下可以好好观赏了，人真少啊！”

君子迈入会场时，回头看了看师傅，以某种不满的口气说到。

“天气不好会比较安静，所以特地选了今天。”

兰子对中途的西洋画、日本画看也不看，径直走向雕刻陈列室。

窗外下着细雨，室内略显昏暗，看守女孩们好像有些冷。入场者也是一区一两个人，而且注意脚下声音，好像是怕打破场内寂静似的。

场内中央的雕刻大陈列室特别寂静。林立无言的雕像让人感到像是进入了异国废墟，有种异样的森严。

男雕像突起了所有的肌肉、绷紧了所有的筋骨，像猛兽似的站立着。

女雕像有的害羞地弯着腿；有的露出耻部，像弓一样地蜷起来；有的随便地躺着。肉体的美构成了雄伟的一群。

参观的人东一个、西一个，好像隐藏在雕像阴影中的怪物似的，静得让人恐惧。

“师傅，真有点……哎！真讨厌。那个，您瞧！”

君子突然拉住师傅的西服裙，使劲嘟囔道。

她的眼光落在兰子的大理石像上。几乎同身体一样大的纯白色的兰子的石像，全身裸体，身体异样地弯曲着，保留

某种舞蹈的姿势，凝固不动。一眼看上去，非常吃惊，不由得使人伫立。是大胆的、难以言表的杰作。这座雕像被选为特选。

往那里一看，有一个人像要爬到雕刻底座上去似的，非常仔细地鉴赏。呀！说鉴赏并不准确。他绝对不是在看，简直像疼爱猫或是狗一样，张开两手，抚摸着光滑的大理石肌肤。

“喂，那个人，在做什么？”

就连兰子看到了这些也不由得红了脸呆立不动了。

“一定是师傅您的崇拜者。可是，真讨厌，那样来回地摸来摸去。”

君子像自己的事情似的感到很生气。

那个人当然是个男人，已是三十四五岁的判断力最强的年纪。穿着黑色的冬外套，戴着鸭舌帽，几乎盖住了眉毛，戴着大的、蓝色墨镜。从外套下可以看见上等的大岛绸。是位绅士。他即使相信谁也没有看到，可这副样子又是在做什么呢？

兰子她们藏到了其它雕像底座的后面，一动不动地看着那个男人。过了一会儿她们发现，他决不是正常的人。

这位绅士是个盲人。低着头，眼睛像是望着自己的胸前，歪着脖子，那种令人讨厌的触觉，傻笑着抚摸雕像的样子只能使人认为是盲人。

“是个瞎子！那个人。”

“好像是哎！”

果然，要是盲人的话，除了那样摸来摸去也没有别的鉴赏办法。但是，纵然如此，首先盲人来参观美术展览就很可能

盲兽

笑了。而且，说到鉴赏的话，那样摸来摸去，也真太固执了。正像君子说的，虽然是盲人但很敬仰兰子的名字，是位趾高气扬的崇拜者。

只依靠触觉的人抚爱情人的样子，恐怖得令人毛骨悚然。五根手指像蜘蛛腿似的在光滑的大理石上可怕地爬来爬去，眼睛——鼻子——嘴巴，男人久久地玩弄着花瓣似的嘴唇。然后，胸——腹——腿，手掌摸遍了全身。

被抚摸的是她自己的雕像。肉体微小的突起和凹陷都如实地被雕刻出来的雕像。

兰子一边看一边陷入了一种不可思议的错觉。感到大理石像与她自身的肉体异样地纠缠在一起，痒痒地，全身像虫子爬似的有一种难以言表的感觉。她不由得用两只手抱紧胸前弯下身体。因为男人的手掌来到了石像的乳房附近，她乳房敏感的神经直接感觉到了。

酥痒的感觉渐渐地变成一种灼痛。她身体的所有部分都感觉到了。苍白的脸上流出了冷汗。就连三十岁的她也是一副要哭出来的样子。

即使低着头想不去看也会涌出不愉快的想象。

“师傅，对这里的守卫讲一下吧，无论如何这也太过分了！再也不能忍受下去了。”

君子愤慨地小声说到。

“嗯，就这样吧！世上就有这么讨厌的家伙！”

两个人悄悄地出了陈列室，找到了在走廊巡逻的穿制服的男人。

“啊！是这样，真是无礼的家伙。请您稍等，我去把他赶走。”

『盲兽』

男子知道兰子的大名，熟悉她的面孔，显示出了特别的好意，急忙跑向雕刻室，一会儿，又返回了拐角处，低声说道：

“那里已经没有人了。但是，是个什么样的人呢？可能还在那附近溜达。想请你们帮我找一下。”

于是，君子遵从师命，胆战心惊地走过去，发现偌大的雕刻室里只有两三个人，哪儿也没有刚才的那个盲人。

“呵！溜得挺快，大概什么时候溜走了。”

君子吃惊地叫起来。

出口方向的走廊一直通向对面，那里连个人影也没有。寻问参观的人们，好像是谁也没有注意，无法得到明确的答案。

兰子她们已经不想再欣赏雕像，生气地走出会场。

外面秋雨绵绵，天空阴沉。

“真奇怪，为什么能溜得那么快？莫非我们看到了幻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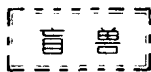
君子不愉快地说道。

“啊！可真把我吓着了。”

兰子不由自主地打了个冷战，脸色也变了。

去浅草戏院上班之后的那些天里，怎么也无法忘记那个像盲眼蛇似的、固执的男人爱抚肌肤的感觉。

“啊！看到了讨厌的事情，并没有看到美术展览。”



蠕动的触角

那件事情发生后的第三天的夜里，在水木兰子自己家里发生了一件怪事。她下了舞台回家之后，为了除去一天的疲劳，习惯叫附近的按摩师傅。那天晚上，她换了睡衣，坐在卧室的蒲团上正在等候，这时被女佣人拉着手的按摩师傅进来了。

兰子将刚从后台澡堂出来余热未退的身体交给了按摩师傅，却发现按摩手法不太好。

“师傅，初次见面啊。是最近才来那家的吗？”

一问他，虽然很差劲但却板起面孔的三十多岁的男按摩师傅先奇怪地咳嗽了一下，然后令人不快地回答道：

“啊，两三天前来的。正好今晚常到您这里来的师傅有别的活儿，我替他，您可不要在意哟。”

“这里，再稍微使点儿劲！”

兰子升起了一股火，一边晃着肩一边说道。

“嘿嘿嘿嘿嘿，是这里吗？”

按摩师傅奇怪地笑着，然后稍微加了一点力，又马上恢复了原来拙劣的手法。与其说是按摩，倒不如说是抚摸。这

不知不觉会让人以为他是隔着和服衬衣在玩弄兰子丰满的皮肤。

“那么，登了一天的舞台，大概很累吧？”

按摩师傅一边抚摸着兰子的肩膀一边搭话道。

“你知道我的工作？”

兰子无奈地成了谈话对象。

“这个，早就很清楚了。在这附近也是大名鼎鼎呀！轻歌剧中全日本第一的女演员！我觉得自己也开了眼界啊！能有幸这样为大名鼎鼎的您按摩，同时更是感到当盲人的痛苦，因为不能看到您的美丽容颜！”

多么讨厌的家伙！兰子几乎想说“不用按摩了，你回去吧”！但一想到对方是个按摩师傅，不知道会去哪儿、会讲些什么。可悲的是，她的职业是吃人缘饭的，不能讲太过火的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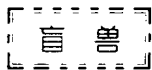
那家伙还在得意忘形地继续嚼舌。

“虽然如此，可也能跟有名的女演员聊天，而且能触摸到肌肤。按摩这种活儿，想想看，也挺不错了！崇拜您舞台风姿的年轻人要是听到了，大概会很羡慕吧！说到那些家伙，会抱着喜欢的女演员的画报睡着的。”

按摩师傅一边说着讨厌的话一边像搔痒似的，渐渐地向腋下揉去。接下来是胳膊。左手握着兰子的手，右手从肩膀向手腕揉下去。

按摩师傅粘粘糊糊的手掌与兰子的手掌贴在了一起，按摩某个地方的时候，力气便使到了握着手掌的指尖上。噢！真令人讨厌！

胳膊之后又返回到了肩膀。这次来到了胸脯附近，像要



抚摸下去似的手掌朝下延伸。一下一下地，好像是无意的手指时时碰到乳房。

“这里，就不用了。”

“啊，是这样！哎嘿嘿嘿嘿嘿嘿……”

这样讨厌地笑着移开了手，不知何时，像蜘蛛腿似的手指又伸向胸前。

兰子由这种讨厌的感觉突然想到了前几天美术馆的事情。那时，要是被抚摸的不是大理石雕像而是自己的话，肯定正是这种感觉。一想到这，或许是心理作用，就感到这个按摩师傅的手掌爬来爬去的样子与那时那个男子的做法一模一样。

美术馆的那个男子，低低地扣着鸭舌帽，戴着大大的有色眼睛，所以看不清容貌，那个男子不正像这按摩师傅似的，长着一副讨厌的面孔吗？一想到这里，感到冷得直打颤，无论如何再也忍受不下去了。

“师傅，对不起，今天就到这里吧！我非常累，困得受不了了。”

平常都是躺下让师傅按摩着腰部静静地入睡的她，今晚一点也不想那样。不，几乎连睡觉什么的都不想，是以此为借口，希望早一点离开这双讨厌的手。

按摩师傅留恋地结束了治疗，行礼说声“谢谢”便回去了。这声“谢谢”听上去像是感谢让我有幸按摩到了美丽的女演员似的。他走了之后，好长一段时间，兰子感觉到全身刺痒，非常不愉快。

当晚就这样过去了。到了第二天晚上，面孔熟识的年轻的按摩师傅按时赶来，所以她小声说道：

“昨天晚上，你没来，可碰到麻烦了！”刚一说，年轻的按摩师傅脸色惊奇地说：

“可是，是您去拒绝的呀！”

“不，什么拒绝之类的？听说你去别的地方工作了，才来了个替你的人。”

“替我的人？啊！这太可笑了。昨天晚上，我打算到您这里来，出门的时候，迎头碰上说是您的佣人的男子，抓住了我说，师傅今天晚上回来很晚，不用去了。所以我就去其它地方了。”

总觉得事情很奇怪。

“男子？我家哪儿派出这样的佣人了？他真的说是从我家来的吗？”

“嗯，的确说是水木家的。听声音，像是三十五六岁的男子。”

听到这些，兰子吓了一跳。

“是异常的沙哑，像唱三弦琴似的声音吗？”

“是啊是啊，正是那种声音，好像特别爱唠叨会讲话的人。”

兰子脸色苍白，声音颤抖，追问下去。

“那么，那个，你们那儿，两三天前是不是来了一个新按摩师傅，三十五六岁左右？”

“不，没有那样的人！从一年前开始，我们家除了师傅之外，就只有我们三弟子。”

果然，果然，昨天晚上的家伙是冒充的。首先拒绝真正的按摩师傅，自己再扮成同一家的按摩师傅赶过来。

可是，那家伙到底是为了什么，玩弄这种策略，特地跑

盲兽

来为兰子按摩呢？不过，只能认为是希望与这样有名的歌剧舞女聊天，触摸她的肌肤。

怪不得，那家伙使劲地摸遍了全身。或许，他就是最近在美术馆爱抚兰子雕像的那个令人讨厌的家伙！他光靠间接地抚摸大理石的肌肤已不能满足，依仗眼瞎，装扮成按摩师傅，大胆地来偷盗兰子肌肤的触感。

“一定是这样！一定是！”

兰子一边接受按摩，一边下到了地板上。这之后，兰子一直还在考虑这个问题。

多么固执的盲人的爱恋呀！虽然是习惯了被宠爱的兰子，但碰上这种讨厌的事情还是第一次呢！

但是，这件事如果就此了结，盲人用奇怪的办法偷摸女演员的肌肤，也不过被传为奇闻怪事而已。可是这种讨厌盲人的固执纠缠，决不是那么普通的。

执著的花束

之后又过了几天，某日兰子正要登台，半裸着身体，在化妆台前作最后的化妆时，浅草演艺界面熟的花店年轻人抱进来了一捧非常漂亮的花束。

“兰子小姐，请您收下。”

年轻人一边笑，一边把花放到了后台入口处。

“啊！好漂亮的花呀！到底是谁送的？”

兰子看了一眼，发出惊喜的叫声，询问送花的人。

把花直接送到女演员房间是很少有的，而且收到这样漂亮的花，对兰子来说几乎是史无前例的。

“送花的人，兰子小姐，您早就认识。我们只负责说请您收下、接订单、收货款，不知道对方的名字。”

年轻人好像是一副说谎的样子。

“真奇怪，真的不知道他的名字？”

“您心里没数吗？不会这样吧！”年轻人一副奇怪的表情，“我们，只要送到就没事了，以后还请多关照。”

他扔下了这些话，就马上走了。

找一下花束中是否夹着名片之类的，却什么也没发现。